BJ
1588
C5 H35
v.2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七

邗江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勤儉

造化勞我以身豈容偷惰天地生財有數未許驕奢啜土硎飯土簋堯稱至德股無胈脛無毛禹號深仁賢婦儆戒於雞鳴羊琇貽譏於獸炭陶侃運百甓勤則有功何曾食萬錢奢則不遜侈肆滛佚往往不保其身流連荒

士睊睊實貫其怨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右勤儉第七

貧富俱少不得勤儉二字勤非貪婪無厭古人云平進不須苟求儉非鄙吝過情只是量入爲出

羅景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夫晝則力作夜則頹然安寢非心淫念

無從而生故淵明詩曰四體誠乃疲然而無異患是勤可以遠淫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天遊集曰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逸閒散旣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之外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便蹙蹙

不自寧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家教要略曰今之學者農固非其所事然爲學以治生爲急而農也者治生之道也工商百技既不可爲則舍農更無資生策矣昔賢如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耕於南陽其餘或帶經

而鋤或挂角而讀亦何害其為士哉況古者士出於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上而廟堂之經綸下而民生之利病無不豫講於平時也

宋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故以稼名軒

汪澄原曰同畦而稼勤者刈豐同風而舟帆楫具者先駛亢陽赤地良農汲甕而灌猶入其

半焉回飇衝檣長年者唱喁而力挽之猶日致五十里天人之際此足以徵矣故君子持世定傾不言運之否泰節慾養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言才質之豐嗇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履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更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爲農張

浮休過之留詩云兒童不識字耕種鄭家莊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切不可廹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事爾戒之

譚子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物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美麗布帛之蠹也口腹縱恣穀粱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蓋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

教家要畧曰人家造屋太大者必凶昔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厥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亾

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與其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與其侵奪以聚仇不若

儉而養福與其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凡宮室器具衣服飲食交際禮儀之類只宜隨
自家力量所能爲者務在豐儉得中如財本
充裕故作貧寒之狀人鄙其吝用本窘乏故
爲富貴之態人笑其侈君子均弗與也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
不知止者殺身
治生先要除去債根若宿債在身病根不拔雖

生財有術亦祇為他人滋息耳王十朋進理財策有云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方能足用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古之為國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又曰居家之病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爾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櫱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

防矣

人家耕種多出於佃人之力固當以佃人爲重東作之時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有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容子弟僕輩私有所擾不可强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輙起貪圖意親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俱有所取資矣

寺往謁麻城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
曰先生婆娑丘樊以何事爲樂鳳崖曰某平
居恒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耻潤澤此身以
勤儉訓飭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持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
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
之所謂勤儉者吝耳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

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之此言有理也

漢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有其徒御史謂先生於家畱之餞唯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畀一詩云葱湯麥飯丹田煖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頭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

聞之先輩云俗言做人家便至筭錙銖不顧體

面此但做了家不曾做得人有一等局面要
好遇事過隆此但做了人不曾做得家兩者
均非至當之法必做人做家兩無損害乃可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
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一器
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覩昔胡紘嘆先夫子無
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

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嘗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

先方伯端俗約言曰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或昔富而今貧或昔貴而今賤或所議之男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狠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繇之以興可不戒哉

又曰少年勿慶生辰古人劬勞之日不延賓作樂今不拘老少慶壽設筵非禮也

又曰交接往來必用名帖每次一帖巳屬多事

又折全柬紅全柬封面之類施者過費受者
無益萬曆初里中士夫相拜不過戶傳間有
自書名字於門者其從質如此今人帖以全
一為敬以紅為吉出自何典如用折用单亦見
古雅

嘗喜景行錄云觀寢興之早晚可識人家之興
替

四本堂座右編卷七勤儉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八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惜福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道尚不能免木直先伐井甘先竭物理又豈能違況乎千駟萬鍾招忌之府良田美宅惹事之因福何可長恃故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而後來之福遺之子孫者不可不培惜之正所以培

之培之正所以惜之也載惜福第八

人生天地間語不可說盡事不可做盡心不可使盡衣不可穿盡飯不可喫盡福不可享盡留此不盡者以貽子孫蓋留有餘於後人便有不足於今日善乎楊襄毅公父瞻之言曰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

一潤

永寧公主嘗衣鋪翠襦宋主謂曰自今勿爲此飾公主笑曰所費幾何宋主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建義旗十

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若此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寢宮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何以踰此即命史書於冊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

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
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飡
菜粥何名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
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
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予爲童子時
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破華林
之寇巳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饑渇頓踣
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爲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致墨汁流面而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許多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

我爲迂儕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白
早至夜應付他不暇特可發笑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綺
爛然公內子荆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
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
富貴可兼得也耶至今人爲美談

盧懷愼儉約嘗留客諭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拗
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

前輩語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聞丐作也嗚呼富人一盤足供貧人七日飽者有矣一宴足供窮人兩歲食者有矣同託生爲人何忍擁肥自恃半錢不予乎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有詩云一曲笙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

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字
字愷切引而伸之凡可約已施貧當無不至
矣

杜衍食惟一麪或言太儉公曰衍本措大名位
福祿皆國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

眞率銘曰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
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眞率爲約簡素爲

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琴一曲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事行立坐卧忘形適意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誼之交如斯而已羅列珍饈周旋布置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直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溫公眞率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餚只用三山谷五碗自節敬軒隻雞留喫魏文靖

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啻飯不宰牲以爲酣匪直存淡薄而可久亦將戒奢靡而防貪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設醎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承樂中任新繁在官

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

趙葵嘗避暑水亭作詩云水亭四面珠欄遶簇簇遊魚戲萍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七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六句已成葵遂睡去有侍婢續云公子猶嫌

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汲水共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酬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瑶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

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朗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頔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厠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魯靈光殿賦韋陟饍備珍奇廚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

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不飽獨非吾屬

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

豈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燃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

問朕設施處孰與隋主蕭后曰彼亡國之君

陛下開基之主奢儉自是不同帝問隋主何

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盡沉

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

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

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一物。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鷃峯子曰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牛不猶實藏中之八卦繇竹中之風雅耶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蹂治舂磨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撫州周百安與友書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荆公作字未嘗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八惜福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九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詒謀

形端則影直無問于風雨晦明源潔則流清不分於江淮河漢事非勉強理有固然故馬援戒子之言首以孝弟而顏氏教家之訓不外詩書諺亦有之曾子家兒不解罵孔子家兒不解鬬則亦養之有素而習與性成也故

揭詒謀以告爲人父及爲人子者取詒謀第

九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

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懷梅丁公家訓非勤儉難免饑寒非學問難希

令善非心地難徵福祉非積慶難延門祚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鐫一誓碑于太廟夾室門

鑰嚴封用黃縵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

君即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一不
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即小黃門亦
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下皆不
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
相承卽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
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兵戎入廟取法物去
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
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

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不竭其力則常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君從諫則聖

韓琦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分定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貲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巳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巳

劉安世初除諫官、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

陸平泉子彥章已丑登第後時方開館公貽書戒之有云於家則虞滿盈於國則妨英俊毋趨捷徑毋暱權門乃吾子也澹泊靜退此吾四字家傳箴兒謹佩之足也書至同榜盈坐視皆歎服不置

王昶謹厚名兒子曰默曰沉名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成則善終朝華之

朝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君子
戒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
強鮮不遂矣

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
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俟其歸
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

益以是爲常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爲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鹽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十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次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

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

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

悔曰吾聞胎敎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

適有知而欺之是敎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

之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語曰某官子
押惡人破產公盍捕之坦曰凡居官多積皆
剝下所致如子孫善守是天祐不道之家也
不若仍聽不道以歸于人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
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
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下押字仰珙刻石
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先方伯在宣雲時家書云付兒潮遠丟爾等一年餘心中痛割囑付你刀耕火種尚有天灾我爲朝廷封疆受多少勞苦今乃亦有詿誤處卽此日月之餓亦卽此當猛省人生衣食有分定若不愛惜穿吃盡卽不乞丐亦必爲無耻花子不可在小營生人身上賺他半分三釐見他擔肩負背之苦不由得見景傷情切莫說門面在這裏要花費若弄窮了門面

不來採你了有起事來越是門面越不好有
不惜衣食者是破我家也我遊宦三十年無
餘錢以遺子孫若遺有餘錢恐天報我連累
爾等我只以淸愼勤仰荅求爲爾等裕受用
一則不煩天地鬼神乘除減筭我一則不煩
盜賊窺竊我一則我臨死之時決然無生前
損人利已肥家潤身之業障難得見你將此
言卽是財帛與你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爲上

休妄想休諆人休自驕休怨貧貧則免人筭害有禍也小有病也不兇惡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不了好生認得定立得定便是天地間奇男子我今老了衰了一生之過悔不徹了最要緊是不可厨中刀上見血說着也怕不可與貧漢爭一升一合寧可少吃一碗飲食下喉去不過肚中多飽些穢汗過驕奢狂人只說道你是有

福人我命薄怎能比此是我一生得力處崇禎七年閏八月初九日筆、

河濱子曰廣陵朱卓月先生與予善乃出其尊太翁方伯公手蹟以觀之嗚呼此朱氏之天球河圖也匪但卓月之所守雲卿之所恭也凡天下之教子者具焉矣天下之孝親者無不具焉矣安貧讀書守禮修身聖賢奚加焉篇中敬重朝廷卽官長必謹書之不敢綴于文句尋常之下忠藎寅恭皆可想見蓋賢者之不苟如此以故卓月居官不敢有玷于家聲弓冶箕裘有自來矣然予于此大有感焉先大夫手書曾裝潢藏之避難南來不可復問而予又落莫無聞視卓月愧甚嗟乎天下之不愧卓月者幾人乎河濱李楷拜手書、

羅一峰先生及第後、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天祥輩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

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蔡京秦檜輩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想其氣焰官勢富貴容止亦有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安在哉然則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爾

裴晉公常訓其子云凡吾輩但令文種無絕間有成功致身萬乘則天也

李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僕公

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詰
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遊泮乎納粟乎抑九
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
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
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
奉命惟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
服而公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
之醇謹正兩相成哉

先考亭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服忌其人而衰經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父之子有此又先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官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璧蘇、范、可、

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
家庭之教何如也
何元朗云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計耳然古人
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又黃山谷言男女墮地自有衣食分齊其
不應凍餧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
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

從何而來乃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已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惑之甚哉

家業興于不足敗于太足故須嘗教有些不足處若十分像意便有不恰好事出來

同居父子兄弟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

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父祖做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

東陽陳同夫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

一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必齋沐三日而后寺告子以其故士人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質始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士人請問其目富翁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人聞之愕然而退曰如此致富其即死不願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九詒謀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種德

種粟得食必無怠於耕耘種木得材必無失其培壅君子種德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墮行故老子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種德者可不

勉乎載種德第十

凡事存一念天理心雖不必責報於後子孫頓之毎日說幾句陰隲話縱未能盡施於人鬼神鑒之

夫不知有秋之穫者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語曰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渚中人士業已知之慎無惜種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備禮嫁之

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刖之公著曰不可刖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

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王克敬常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著爲令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群優襍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

方者欲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莊責倅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即與之餽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李沆有一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十歲有姿、自繫一劵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視夫人曰當如巳子育之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奩歸之後僕歸女白之感公刻骨公病夫婦刲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念庵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買犯重辟、願獻千

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脱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江右萬撝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日

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老爹毋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乗便歸省有衡陽因欲脫罪家屬攜重貲乗起行投轎中覘之千金也縶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滅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盍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

釋曇遷與范蔚宗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迺貨衣物悉營送埜宋孝武聞而嘆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羅惟德任寧國時、一日謁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愉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喜

然耳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鄰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鄰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靳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窓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

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病多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娠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

周必大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利濟局局門内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侍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

死必大歸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
宰相封益國公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
入室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卽檢夫人
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
問爲誰公曰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趙清獻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侄以厚直易隣
居公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

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嚴養齋有子、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落成矣、接養齋公一看、公登樓望之卽命工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靑衿也正在此側我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

滇臨安王公璟、爲諸生時、有母在堂歲暮支廪銀囘欲修甘旨奉慈氏途中忽見兩夫婦慟

哭不捨詢之則夫以罪謫戍湖南欲賣妻為
道里費耳公聞言大不忍遂以所支銀贈之
戒以勿相棄捐也夫婦跪叩感謝問其姓名
而去後公登鄉榜赴京會試與同列欲於洞
庭登舟正行間忽一婦覆水濺公衣公曰那
可爾婦乃識公問曰公非臨安王相公乎公
曰然婦大呼夫曰恩人來矣夫出見公大喜
抵死不放必欲留公公不得已從之入其室

則神座之間有木主公姓名在焉香火奉祀唯謹遂置酒款公過夜同舟者不能待捨公去遲明有人來云昨前行者俱葬魚腹矣公更畱一日始別公後發甲科仕至巡按御史子二孫二皆舉於鄉冠冕蟬聯云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

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搯手口此非汝所食流涕而告以故里長亟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如此吾家尚有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

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為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天台宗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償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

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
即以劵還之亦不索其直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呂媪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猒呂公護聞之
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
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張寧晩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厚先
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公即日嫁者

數人

崇禎癸酉先君子任黔臬五年犴狴多疫癘特
爲奏請末減於是十府之獄爲空有重囚在
縶者遣幕官掃囹圄滌枷杻冬寒賑湯粥給
草薦以爲常曾於熱審時見囚餉伏拾溝中
瓜皮充腹遂戒子孫每飲食不當揀擇必念
饑餓之苦于患難時更爲可憐

先大父榮祿大夫壽八十四歲不二色居常不

衣冠不見子孫蓄藥治人不擇遠近嘗有稱
貸貧不能還者徹私焚券不令人知溺器不
假手僮僕曰何得以穢汚累人府縣禮請鄉
飲却之云奈何以我試盛典曾埜先資政曾
祖甫三日復山時恰有產婦伏於墳頭血汚
狼藉族人呶呶不休先大父呵斥之命僮僕
煮糜食孕婦徐引之而去及易簀時沐浴竟
自着衣冠受子孫拜辭乃言曰不願金玉重

重富但願兒孫箇箇賢更無一語遂逝先大父諱南炳字道充

明熹宗癸亥貴陽安賊之變圍城十月先方伯時爲郡守官民捕鼠雀煮靴革掘草根食之無遺齒類皆爲焦黑父食其子妻食其夫較黄巢之亂更勝及圍解後骨骼如山隸卒百姓無一存先君子自督僮僕積聚掩埋僮僕之身臭味有不堪聞者群虎晝行城中擇人

而食先君子爲文告城隍忽一虎伏於廟階下若有物挾持之者遂擒殲焉又一夕夢城隍云吾有難何不救先君心動次日至廟見神面上有箭射入寸許先君子手拔之昔人云亂世廢法神靈如此可畏哉先君諱家民字同人

陳舉曰爲善事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殄天物不肆盜淫不毀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無縱隱賊隱德也不作善

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不入昔李先微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遇異人告之曰爾今求道當提拔世人耶當只了自巳耶若只爲自身神仙不取然則爲善固佳又須提拔世人提拔當如何開示悟人是也

浮圖書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

古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然以殺止殺亦是其

必有者顧用之何若耳第一怕無事生事以百萬枯骨博封侯賞第二怕以暴易暴冐殺平民攘功首級第三怕鏖戰屠害主敵俱損故如曹武惠徐中山輩手造區夏又能戢軍禁殺其福德便不可勝數也不然善戰如淮陰黥布善射如羿奡由基後安在乎

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長存此心怨尤自寡

富貴之家嘗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貧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

韓魏公琦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走疲於道者自

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覲困不能前義

方解所乘馬遺之不告姓名而去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

美麗券成張忽潸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

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高歲晚實

恐盡室餓死京師顧沒身於人以活守義見

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

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郭後

得薛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沈特貶鄂州買一幼妾攜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鄂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

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
却風流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
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
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
私鬻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
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
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誤安可復

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
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
妾且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
平復如舊

李善爲李元蒼頭元家疫死垂盡惟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謀殺續分其財產
善潛負續逃瑕丘山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
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

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而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薦善行狀光武屢擢日南太守往任道過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泣甚哀身自炊爨執俎豆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羅道琮貞觀末徙嶺南同徙一友人死荆襄間

臨殁哭曰人生有死我獨委骨異壤乎道琮曰我若得還不使君獨留瘞路左去歳餘遇赦歸方霖潦失殯處道琮慟諸野沸忽起波中道琮曰屍在可再沸水復沸乃得屍還中路宿旅店彷彿見友謝曰君德生死不易名位將不止此也尋擢明經知名當世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息遊也其羽流亦舊所

交與吾既不能營葬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

有徽商過九江見江干有舟被刼商泊而救焉內有孝廉七人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以去初不問七人爲誰明歲癸未登第六人其一爲蒲田方萬策久之萬策分巡嘉湖屠憲副冲陽識之其時商以貲盡自鬻於屠爲奴矣

方公見其侍讌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活數人否商云某已忘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公出席長跪曰我恩兒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告屠贖至公廨欵月餘贈數百金又柬同難者贈之商某大富仍歸於徽

孫蘆川祖淳厚正直偶貨物得假銀二兩念此銀既不可用亦不可別誤人至東湖之濱復

於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
密雲有富翁一子數歲失去求之勿得翁念殊切值天暑數人歇凉於其門坐久竟去翁見門後一黃袋盛銀數錠翁俟其還少頃一人號泣曰我津衛解餉者適與同伴借此歇凉解袋置後門快行忘取倘長者收得願與均分翁驗還之其人拜謝且懇所以報德翁俛首久之曰老拙久失一子此行但覓淸秀

孩童一二賜我足矣其人銘刻而去事畢回
至途見人攜小兒請鬻其人討翁恩厚遂買
聯騎送至翁門下馬見遂竟入室中舉家號
泣始知鬻兒即翁子也翁大喜復厚贈其人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
使人敢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
然當官尤甚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種德 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一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勸誡

讀書千言不如實踐一言知道百步不如力行一步好事當前休放過極力擔承高談入耳要思量悉心體認人所應有我必皆有人所應無我必皆無噫玉石相攻玉漸靡焉而或益之潤金火相守金則流矣而實益之精

故仲勸誡以當箴銘述勸誡第十一

紫虛元君云道生于安靜德生于謙退福生于清儉命生于和暢患生於多慾過生於輕慢禍生於多貪罪生於不仁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

盡力農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

善教子孫後嗣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

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不廢貲本不定分數

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却正大光明傳得久遠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爲人忌少行不爲人短少智不爲人勞少能不爲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世有餘矣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

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寧神便是扁鵲醫不須請他明裡不傷人暗裡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妄用無時守得定便是陶朱公不須求他葭莩不妄拔鷄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消念他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筭計那筭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

那彌縫處怨已早落其眼典騙他不得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邵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得再去又詩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王荆公詩云愚濁生瞋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燄只當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

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誡世十着云、第一着忍些好多忍耐少煩惱艱苦自家知便益隨人討放鬆肚皮謹閉口不怕撞着無理鳥第二着寬些好是個大容的小肚腸空窄撇較量多與少一條大路儘人行荊棘叢中要跌倒第三着靜些好是非塲多鬧炒無事蚤關門有飯休儘飽閒閒散散樂陶陶何苦奔波滿街跑第四着淡些好淡

滋味無價寶酒淡不醉人菜淡少病惱淡淡
交情耐久長富貴濃華難守保第五着省些
好費用多來路少精神休逞强心機休弄巧
省些福分與兒孫免得自身都使了第六着
平些好做蹊蹺戾懊惱路間有不平剷倒定
是蚤老佛指出平等心免人墮落畜生道第
七着讓些好路徑窄廻避蚤驢馬望前擠一
定擠箇倒憑人向上我抽身傀儡戲場先看

偺第八着癡些好會使乖偏不巧除夜賣癡獃收買如活寶癡人從來有癡福伶俐奸欺窮到老第九着笑些好鎖愁眉容易老鎮日笑嘻嘻睡到日出卯花前月下籬笆邊拍手打掌齊呵好第十着窮些好免經營沒處討無事入公門有輿眠芳草梁上君子不下顧化緣僧道靜悄悄

許眞君諭言云心頭不善念經無益違法欺人

修身無益，不善取利布施無益，不明自性問禪無益，不惜元氣服藥無益，心高氣傲廣學無益，時運不通枉求無益，無心出世學道無益，生不孝親死祭無益，不斷殺生戒葷無益。

申閣老百字銘曰：慾寡精神爽，思多血氣衰。少杯不亂性，息氣免傷財。貴是勤中得，富從儉裏來。溫柔終益己，強暴必招災。善處眞君子，刁唆是禍胎。瞎中休使箭，乖裏放些呆。養性

須修善欺心莫喫齋衙門休出入鄉黨要和諧安分身無辱閑非口莫開世人依此勸災退福重來

李太白云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修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

則行一日好事

諺云若要小兒安長帶三分饑與寒士君子亦須帶得幾分饑寒然後骨堅神完內可以練性眞外可以經世務若向肥甘輭滑中豢却悠悠忽忽便斷送一生矣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

受用暗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怠墮
老來有受用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春和氣融勿論盛卉
茂木即枯木廢草亦發新枝故性氣清冷者
面帶憂容受享亦涼薄即在富貴之家亦必
不福以天下未有氣寒而不殺者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
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

難量故至人貴淡

但帶得一個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個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答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眞實受用處忌心戚樂

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聾地啞蓋帝君所司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若逞聰明定遭黜落

柳玭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而不可恃也。立身有失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地下。此所可畏也。門高易驕。族盛招忌。懿行人未之信。少有疵隙。衆指乘焉。此所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加勤。行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胡文定公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側亭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不雨而雷東京號爲金穴嗟夫衆人以糠爲市彼獨以金爲穴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未聞百世守也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公須要令天下後

世人取法勇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
兒嘗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
淸門下獨不行君法耶

善事本好做無心做不得你若做好事別人分
不得忤逆不孝順天理容不得王法鎮乾坤
犯了休不得良田千萬頃死來管不得靈前
好供養起來喫不得錢財堆過壁臨行將不
得命運不相助却也強不得兒孫雖滿堂死

來替不得

弇州山人養心歌、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膽窄古今興廢言可徵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臨潼會上膽氣雄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逍遙且學聖賢心到此方知滋味別麄衣澹飯

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昔時賢文中有最可喜者、藥能醫假病酒不解真愁又點塔七層不如暗處一燈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荅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莊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墻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莊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心裏喜衆生心兀兀常任無明窩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是皆眞實不虛話也聞此則少者當戒況老人乎

有罵佛者罵止問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愼勿爲惡

錫心之怨莫如攘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隱私人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而

爾戒之哉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何關於天

宋王嘉叟與王龜齡別語龜齡曰吾輩會合不

可常但令常留面目異日可以相見龜齡毋
嘆服之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
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
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
則不直者見憎
揑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
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
淨種子矣

乾坤是鉄陷世界休擇便求全仕途是名利戰
塲莫衝鋒陷陣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
鞭血方休
淸獻座右銘有曰盛怒中勿答人箭旣形紙筆
溢語難收荀子謂傷人之言甚於矛戟况形
紙筆乎
駡座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

殺人故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懞志
氣將何物報荅君親

人但知口中有劍不知枕裏藏刀牀褥間誰浪
不根之語或乘醉飽過為鋪張一入婦人之
耳彼即信為必然執為終身詈口欛柄或甚
之生心啟釁余往往見之乃知閨閫中自有
畏途禍門不第在外人齒頰也

凡作事第一念為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

笑若彼此兩利或於巳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巳十九損人十一卽須躊躕若人巳利害正半便宜輟足況利全在巳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巳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其圖之

師蟻馬之智慮切莫忽略下人覩虫蛇之蟄伸何得欺他貧士

富人愛其小兒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者遇

有貪徒常于僻靜處壞其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寘於法何益小兒乎

人有家生一梨大如斗送之朝貴食者皆死考之樹下有一大蛇穴在其下凡物異常者皆不可食

吞食物以象牙金銀銅爲匙或魚魫爲器皆可試毒凡諸般毒以香油灌之令吐即解凡飲食後心煩悶不知中何毒者急煎苦參汁飲

之。又令吐。又方煮犀角湯飲之。或以好酒煮飲之。

凡水過宿。面上有五色光彩及磨刀水。慎勿洗手。

晉張華博物志云。凡婦人有娠者。於雞未鳴時着婿衣冠。照井。令自見其形。定生男子。然不可令人知。無娠者照之。亦有娠。理或有之。

康熙癸卯六月。陡染濕痰。流注於右足。痛不欲

生百藥無效徧查方書飲補中益氣湯九月

遂痊。

癬之爲症邇日獨多僊乱云羊蹄猪耳甘菊煎湯時時温洗自然消忘新起癬者用露濕絲瓜葉擣水拌石灰塗之愈 羊蹄猪耳草名

宅有五虛令人貧耗五實令人富昌宅大人少一虛門面大內窄小二虛墻院不完整三虛井竈不一處四虛宅地多屋少庭院廣濶五

虛宅小人多一實宅大門小二實墻院週完三實宅地相停四實宅水溝東南流五實又云勿以接木爲柱及自死樹爲柱皆不祥日夜無故不可於官舍正廳私家正堂向南坐多招異事婦人不宜跂竈坐竈前不宜歌唱罵詈吟笑呪咀無禮竈灰不宜棄厠中窺古井損壽塞古井令人盲聾對北溺唾及溺尤爲深戒

君松道人曰房裡無人莫焙衣焙衣尤恐帶頭垂執燭過光防燥物吹燈要看火星飛水缸煞炭方爲穩木桶盛灰大不宜家中縱有千般事臨睡厨房走一廻

每見富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爲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爲不稱已意而疎棄之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

壞家業玷名節其害可勝言哉諺云養癡奴
乘癡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王公達善曰貴族大姓有爲富不仁者福已泯
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不爲其所及也
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寫來手自校子孫
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
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

的氣象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官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令覆試之逢旨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

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

爭此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

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其可得乎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

有說

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

偶見一客、盤飧頗盛、叟問卿有幾多財、客云、

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爲美飲食夜夢
神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
發叟積餉軍

蔡京臨卒前一日作詞曰八十三年初謝數千
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謾
榮華到此番成夢話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

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撑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掤扯之計

毋多受小人私恩受不可酬毋一犯士君子公怒犯不可救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實訣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却一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一勸誡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二

邢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靜觀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人唯役於動而不返於靜。正如貧兒乞食。不知身中有寶。不亦可哀乎。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行妄。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量狹。唯靜觀然後知平日之

言躁其大要只在慎獨顧與深者商之叙靜

觀第十二

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濶天地何濶達者自濶爾孟東野云出門即有礙誰云天地寬天地何礙褊者自礙爾坦蕩蕩故常濶長戚戚故常礙

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之天付

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

人生眞實受用無大於身無病苦心無愧怍俯仰泰然夢魂恬穩此是神福眼明腳健食寢甘適此是形福此外都不關吾事死生之事昔人謂之火傳吾今譬之徙宅一友云不知新居何如余曰舊宅做得人家新居自然無恙不然如蕩敗子弟棄其金堂朱戶而僦一

破屋荒廬必有不可堪者矣

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廻

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遠人人筭自遠勇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逐利不如窮居自適說古談今不

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悔怨記讐不如洗心改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烝綿綿行之得仙得意忘言自超劫前

每閒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靜定後看自家是甚麼一個人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即巨石亦壓他不住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輳巧命若蹭蹬走來
走去步步蹈空

討了人事的便宜必受天道的虧貪了世味的
滋益必招性分的損

世間之財人所共見聞者取之猶可享用何者
以其無廉名也人所不見不聞者以其無貪
名也既享厚利又得顯名决無此理好名而
未經敗露者其後人必不昌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已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

心地直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世

客有稱富貴家者答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富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

也不如暫借一宿徑分手空此旅舍還主人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言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上虞陳五山侍郎治第宏壯上梁百餘人邪許經日不能起其子在旁詫曰今上去如此其難異日拆時如何得下人傳笑之不知此達人之言也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皋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休而韋皋代其官韓侂胄治第一貴戚方爲木工爲之作室後侂胄籍沒而木工居其第非分之福無故之獲并造物釣餌卽人世機

切須猛省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富貴無所不有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擔枷鎖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熖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

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笑曰若物比我更堅牢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張嘒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

也嘗曰天下被汝翁做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宋栗庵纁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任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祗

緣經歷常少眼界不寬故學者先開拓胸次

康節詩云立身要爲眞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又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又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又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又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又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泒深又旣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又稍儕美譽休多取纔近清歎

莫賸求又果然得手性情上更肯埋頭利害
間又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又
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欲爲
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又照破萬古
事收歸一點眞又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
又無疾之安無災之福又多與招吝多取招
損言言皆可藥石
敬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經曰佛告沙門慎無視女人當如蓮華不爲泥所污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唯觀自頭至足彼身何有唯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閩柟林云居家爲婦女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爲衙門歡喜百姓定有怨言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窮漢知所經營來路便量他不得名流趨有
賨後路便保他不得
詩書乃聖人之供案妻妾乃屋漏之史官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肯爲聖人於傷生事
不敢爲到臨死却不怕
高而恬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
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
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

林焞陸成叔是也巽端横議足以殺身李贄

達觀是也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如山舍訪故人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爲具豎子請曰一能鳴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今主人之鴈以不才

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
材之間噫應世之道盡此矣
有僧任山或謀攘之僧挂草鞋一雙於方丈前
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
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骷髏就此埋士大夫
去就當如此
人有偏才相得交濟昔宼至人寡獨遺瞽者盲
者待死耳然瞽者指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

皆免乃知兩相爲用則無偏廢之才

世局棋新不着最爲高手人心兵險無求安有
敵頭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牽惹之勞總因
好事

漢伶生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弟
事伶曰彼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鶩嗜慾蠱
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顧覗燭

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

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晏子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

張江陵丧父巡撫衰服在弔自途中號哭抵丧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為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

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此皆宿名之士即無攀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耻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有士人夜則焚香祈天盍久不懈一夕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問汝何所欲士答曰其非敢過望但願衣食粗足逍遥山澗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僊之樂何可

一易從若只富貴可矣始知天之所靳惜固在彼不在此

田邊野卉叢叢偏自幽香襲袂若在名園中着意種植恐未必如是鮮新而倚雲和露眞將也命也地也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輙居我上

一艾人俯而應之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

不肯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雖戲言可發深省。

雷宣徽有疾、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伏劒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高駢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畢師鐸亂、人有登

之者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延和高門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巨錠金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已乎余聞而笑曰胡不與白骨同瘞

友人與余登鹽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淼淼者當何窮際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

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

唐王叡作昭君怨詩莫怨工人醜畵身莫嫌明王遣和親當時若不出關去秖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又馮瀛詩云富貴如將人力求孔顏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靑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桑維翰謂交親曰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

外望雖好看其中甚不快活

王文成公老尚乏嗣人以爲憂公曰幾見千葉石榴結子者眞勘破造化

胡石塘應聘入京元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你收之我觀

之何異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常事師僧曰安知吾有明日否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語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許多財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弟語貧賤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

王荊公過故人家小憩水亭顧木際沙間有饌器數件意吏卒所竊問之乃小兒聚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謂俞秀老曰士人閱富貴一如群兒作息乃可

海中有女樹天明生嬰兒日出能行食時成少

年日中成壯年日晩成老年日沒而死明日復然人生一世間亦何以異是

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嘗不樂之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

一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嘗時不解其意後　高宗避金之難將遊於海次章安鎮閣舟灘上以避晚潮問舟人曰此何所曰牡蠣灘遙見樓閣巍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登焉見大書神翁往年所獻詩在壁上墨痕如新即此而觀人生行止禍福自有定分非偶然者

嬰兒落地未笑先哭豈非大造苦我以生纔一

出世便入哭境乎嗣後笑事少哭事多笑時少哭時多到鍾鳴漏盡畢竟大哭一場而散名心未化對妻孥亦自矜莊隱衷釋然即夢寐皆成清楚

孔子遊泰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爲樂者何對曰萬物唯人爲貴吾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

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
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王涯舒元輿為相時涯有從弟沐老而貧跨驢依涯因嬖奴以進涯許以微官日造門俟命及涯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携以從十年一旦因僕譖以非罪譴而逐之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亡軀守謙

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局大率如此人慎無以得失爲欣戚也

唐明皇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部長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爲田承嗣

所得不知其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爲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亦死等死爾端人殉節其異宵人之死利乎

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制長短寛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

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

郭覇嘗來俊臣糞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犧後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爲人趙履溫褰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遺僇人割一臠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

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面崇放而祝之
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
不復接遇賓懷貞諂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
誤爲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放貶明皇時
投水而死噫彼輩謂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
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覷來可不枉了做小人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
一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

事鄭遂得罪

蔡京貶長沙珠履盡散有門人呂辨者獨送至貶所乘間問蔡曰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事必至斯乎答曰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勸以巨觥攸不勝苦辭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由此觀之徽宗薄攸至矣秦檜死高宗謂侍臣曰

朕今日始得免於靴裏藏尖刀矣由此觀之
高宗畏檜至矣小人鄙忝獲恩寵人主是非
之明其能掩乎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叙功賞曰往從濟河日
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
之後事李嗣源亦言勞明宗曰朕知慶有功但
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
唐太宗詩曰待予心肯日是你命通時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悖甚便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遂剮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倚樹涼息見樹伐得其故懼

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寧耐是恐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顧而樂之後有富翁為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

復至咨嗟不懌手署一扁曰且看近人靜息

生機亦且看耳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誓計令一人買飯

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

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吁、

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哉互圖並致凶死世

蹈此豈少哉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二靜觀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三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和順

天地交以成泰四時行而百物生明良遇以揉邦玉燭調而金甌固凡操家柄務悉人情婦子嘻嘻譏非刑于之道家人嗃嗃亦非閨闥之宜必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婉而聽燦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孚則仁讓興於一家而風化行於四遠矣可勿謹哉

載和順第十三

爲家以正倫理別内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修身爲要以樹藝畜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可以寡過可以靜攝而無擾擾于前矣

人家尊卑大小上下内外名分固是肅然然中

問情意常要流通和暢無所滯礙方好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方可久處一家人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都要氣脉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矣

劉君良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

於是羣烏大相與鬬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艮曰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羣烏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艮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艮始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廚子弟數十人皆有禮法貞觀初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常雍睦矣、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

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所立家規頗多其略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

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棱山陸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然後安寧和睦可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

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為門戶之光耶

顏氏家訓曰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蛇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

計其過鬼奪其算愼不可與之爲鄰仍不可
與爲援宜遠之哉
實儀爲人性嚴重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卽二侍
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一家之中安頓得許多人口無失所無閒言便
是大經濟然非細心體察不能治家者當先
治守家之人不汲汲于此而孜孜于彼者非
計也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安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顏氏家訓曰凡人不能教子女者非欲其陷於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誠不得已也

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盖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見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人誶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說聲也譎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雞

聲於晨鳴令人有淸曠之思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盖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間隣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警世文云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

之人不可輕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
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作富欺貧之人不可
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保他輕諾寡信之
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托他時運
未來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惹
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才放潑之人
不可理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
急之人不可告他凡有落難之人須要扶他

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决去惟當寛懐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

洪九霞先生示兒家居十二箇卯辰飲酒未晩脱巾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溲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

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長揖。
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
鋒。妄想不可為不可行之事。

王陽明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
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
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
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
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

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躐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

威儀此借名也競標榜遨津貴鶩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借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奪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

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邅而
細
富貴家宜學寬聽明人宜學厚
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
夫信男正乎外女正乎內禁此二害家政肅
矣
光祿王守和與人無爭嘗于几案間大書忍字
至幃幌之屬畫繡爲之明皇知其姓字問曰

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至德。對曰。臣聞剛則必折。萬事中忍最爲上。帝善。賜以帛。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釅醋。況其他乎。故忍衆妙門也。

孫登字公和。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出。與之語不荅。嵇康從遊三年。將别曰。先生終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

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閙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云些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

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順須是中心恭敬常自見已不是眞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

薛文清曰靜能制動沉能制浮緩能制急寬能制褊察其偏而矯之則氣質變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德盛者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心刻鄙見人皆可訾人靜夜自念我所許可者多則我德日進矣我所未滿者多則我德日減矣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三和順終

四本堂座右編卷之十四

邗水韓山子卓月朱潮遠輯

敦倫

羊跪乳烏反哺共羨其知父子之恩鴻前鴈後列亦愛其有弟兄之義依膝下者菽水可以承歡莫待百年廢蓼念孔懷者塤篪不妨迭奏毋庸七步成詩斡蠱盖愆乃孝子慈孫之美事敦宗睦族實仁人君子之用心載

敦倫第十四

胡師蘇曰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之賜荅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後及疎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是

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知此義故有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宗族不免饑寒者何可勝道也其人可與晏子同日語哉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竊向左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鬥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

糺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于通塗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漢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宋華寶父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辰陶汝南人年十二遭父憂有長虵帶其門與

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獨居廬不動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

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

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

學李步行

包蒙泉性至孝因効中官廖彬戍湟中其母夫

人年八十餘在堂每問及公家人輒胡盧以

居官對也公在戍每得家報不開止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曰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

偽蜀扳山軍卒李夢祺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泣因瞽雙目夢祺在岐陽處常切至顧見慈母三載方還夢祺刺股血點母眼即時如故

昝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也

後漢袁閎散髮絶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土于庭以爲房室自牖納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看之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吳猛夏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樂羊子遊學三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

自傷居貧使姑食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真卿文文山之爲人建文末携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搆戍卒爲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蔍草因織蔍養姑姑沒廬于墓側年八十餘方卒范

卒草不復生

薛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其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

劉璡字子璥劉瓛弟瓛嘗隔壁夜呼之璡下牀

著衣立然後應兄怪其久曰項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飡為讀道德經懺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耶湖王使者酒漬服即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湖王使羌活也覺而求之兄疾遂愈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登虎

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叅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五代葛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取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將殺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夫婦相待如賓歎曰吾公欲貪其寳而害斯人吾必不忍因躍出告之

使遠以帶獻遂踰垣去

延吉錄云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婦人所主惟一夫耳飢不獨食寒不獨衣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鄉遊學之士孤房獨宿寒夜鐵衾豈易受哉我則薄倖委身外舍鍾情花柳而或一旦知遇嬿侍滿前罔念結髮噫何待人以不恕也失行之女則亦已矣若乃事姑舅睦妯娌

和姑妐以及前後嫡庶閒人各有心衆皆爲
政其於憂煩展轉忍辱吞聲殆未可言或困
窮顛覆之家晨夜無炊針黹自活亦有不能
殫述者當深思之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
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
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

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與宣全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叅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遺骸歸東過開封抵旅舍主人不與其宿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爲婦人不

能守節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斷其臂開封府聞之厚卹李氏而笞主人

賈直言妻董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年少訣曰死生不可期吾死可別嫁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三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以湯沐髮墮無餘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鰥夫養子而

不修丘壠蒸嘗不若出家僧道

宋大本圓炤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爲其大者

五刑莫大不孝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加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

遺溲叢穢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境況尤
賴子亦惟此時又若老境失耦寒煖誰問丈
夫猶可嫠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稚
者稚人人鼾睡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
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不幸而母我者秉慣
澈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祗護半點骨血空博
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少年經
營肥煖老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

飧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老寃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鄭氏家規曰一起祠堂三間繚以周垣以奉先世神主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所有祭器祭服不許他用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即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偶語疾步

凡祖考忌日子孫自有哀慕悽愴之心是日

服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曾祖以上不逮事
者服淺淡衣而禮殺之
蜀太子賓客李鄘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
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
謂祭則致其誠矣

羅氏訓世編云孝子事親不可使吾親有冷淡
心不可使吾親有煩惱心不可使吾親有驚
怖心不可使吾親有愁悶心不可使吾親有

難言心不可使吾親有愧恨心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

洪皓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闕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養錢塘吳慥洪

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惜始以丁憂還家嗚呼世之宦游者可思之

李懷光之解奉天圍也德宗以其子李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于上曰

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璀亦自殺

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范傳正廉問宣城訪李白子孫惟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爲劉勸之妻皆編氓戶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

父歿無名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兒婦人不任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傭于農夫救死而已言訖淚下因告以將改適于士族二女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僕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

梁于渙令江西萬安殉難時寄子書云但知生
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
此我絕命詞也天生此人即了此局讀書做
人只了得自家怨天不得借大西江只有我
一人可以千古抑又何恨家下事以耕種閒
門守法免刑爲主餘不足道若讀書儘可省
也我既不在人必欺侮一味退讓家產無幾
二人可均分養母四姐五姐母子得以團圓

則是萬幸舅爹爹大姑娘老矣從此別去痛
何可言其餘諸位爺衆位親戚不及再書母
親年老潘太太無靠傷心之痛在此忠不能
守封疆孝不能贈父母義不能周濟友生智
不能保全性命生平負欽遺恨終天幸平昔
宗門得力到此不難撒手懸崖耳此是實實
證明汝等可以免俗人之悲悼也

四本堂座右編卷十四敦倫終